

函授通讯

古代汉语专辑二

(10)

四川省永川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函授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函授通讯

古代汉语专题二

(100)

四川省函授大学函授部函授部函授部函授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古汉语字词音义关系小议	张朝禄
说说古汉语中的同源词	金泰林
训诂小议	李定泉
浅谈文言文中代词的单复数问题	曹汉青
谈谈古汉语名词	夏业昌
古汉语句子成分的位置	罗泽全
古汉语的使动和意动用法浅谈	郭礼淮
文言虚词用法举例	廖世玉
中学文言教材偏义复词例释	夏麟勋
古汉语词义辨析举例(二)	夏麟勋
对“而固吝者何”句中“而”字的别解	江觉非
“缤纷”是什么词	王增辉
《古代汉语》勘误表	封 富
函授教育	
简谈师专函授语文教学计划修订的前前后后	吴应乾 刘家德

古汉语字词音义关系小议

今人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及古典文献，在字词方面有三难焉。一曰字形繁杂，二曰读音演变，三曰字义变迁。唯其有此三难，我们在学习、研究古汉语字词时，总不离字词的形、音、义三者。形是文字之学，音是音韵之学，义是训诂之学。研究形、音、义三者之学问，乃古时所谓之“小学”。清代段玉裁就是著名的小学家。他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又说“学者之改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近人章炳麟说：“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我们汉民族使用的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同时又兼带标音成份，以形声字为众。汉字具有一定“以形见义，因声知义”的特点。汉字又是方块字，一个字就能表示一个单音词或复音词的一部份。古汉语的字词往往具有同一性。许多单字本身就是一个词。就是那些复音词中，有些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理解它的意义。比如“糊涂”是叠韵复音词。“糊”有不清楚，不明白的意思，“涂”作“泥”讲时，也有“混杂”的意思。由此可见，即使是作了词素的字，也并非都失去了独立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形求义”和“以音求义”是研究古汉语字、词从而读懂古书的两大良方。本文拟就“以音求义”方面的有关问题做些讨论。

议论所及，信手拈来，不成体统；言之所出，不登大雅，未见经传，胡不为小？是为小也，故谓之小议。

古人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这话告诉我们古汉语字词的音义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汉字经过四千余年的发展，由于字形的变化，同音的借用，古今音变等历史原因，使得我们在字的读音、词义的诠释方面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但是如果我们学点音韵学常识，注意掌握古音通假，学会利用谐声偏旁，留心借助方言辨读古音，那么麻烦就会大大地减少。

《诗经·邶风·柏舟》中有一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的话，其意义不好理解，梗阻在于一个“匪”字。这“匪”字是什么意思？到底该怎样理解？我们查词典知道“匪”字有这样九个义项：一，方形竹器；二，非也不也；三，光彩美丽的样子；四，马行不止状；五，读为分，分赐之谓也。诗中的“匪”字，用哪个义项呢？一般的注本都选用了第二个义项，即作“非”解，那么全句的意思就是“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够移转”，前后矛盾，不通讲。有的注疏家根据这个义项把全句译成了“我心不比那磐石，更比磐石难转移”。当然如此翻译意念上倒也说得过去，但颇有增字解经之嫌。“疑于义者，以声求之”根据古人的这个意见，我们用“以音求义”的方法，从音韵学的角度对“匪”字加以研究发现：“匪”字属非母〔f〕微部韵〔i〕。非母属轻唇音。从《诗经》是上古作品，据音韵学家考证，古代没有轻唇音，只有重唇音。与“非”母对应的重唇音是“邦”〔p〕母。“匪”应读作〔pi〕“比”意思就出来了。据此我们可以直接讲成“我的心好比磐石，坚定不能动摇”这样讲来语意明白，顺理成章。

又比如“进退维谷”，语出《诗经·大雅·桑柔》于今已

是成语。其中的“谷”字不好理解。人们一般理解为山谷的“谷”，“进退维谷”就是进退都山谷（意指困境），有的人又将“谷”解释为穷尽的“穷”。作“穷”讲是对的，但根据何在？我们也可以从音韵学上找到科学的解释。从声母看，“谷”与“穷”分别是相邻的见母〔K〕母和溪〔K〕母，皆属舌根牙音。“谷”屋部韵〔水〕，入声；“穷”乃东部韵，平声。“穷”与“谷”正是平入对转关系：qíong—gu。诗经的作者为了押韵选用了与“鹿”、“谷”相同的入声字“谷”。《孔雀东南飞》中有一句“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句中的“自”是个难解的字。“自”字一般有下列几方面的意义：自己、自然、从、在、如果、用、鼻的本字。诗中的“自”用上列各种意义都讲不通。我们只得另辟蹊径，借助于字音。“自”是从母字，与“自”音韵相近的，有一个“只”，“只”是照母字。而按声母发展的情况来讲，上古的正齿舌面音“照”、“穿”、“床”、“审”、分为两类，一类并入“精”、“清”、“从”、“心”，另一类接近“端”、“透”、“定”、“泥”。从声母分化情况看出，“自”与“只”的读音同属一源，“自”就是“只”。这样“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可直接讲成“只能谢绝媒人，慢慢再说它吧”无论意念或语气都合乎刘兰芝当时的情况。此外，乐府诗《江南好采莲》中的“江南好采莲，莲叶何田田”的“田田”二字讲成“陈陈”，莲叶多么茂密，真是陈陈相因呵！这“田田”就是一层覆盖一层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讲？也是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考证的。（此例见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汉语》第76页）由此可见，研究古代汉语的字、词，学点声、

韵、调、切等有关音韵学的常识是很有必要的。

古音通假现象也证明古代汉语字、词的音和义关联是很重要的。注意掌握古音通假，也是以音求义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法。古音通假的主要根据是同音或音近。换句话说，音同和音近是通假的主要条件。懂得通假，能使我们突破字形的局限，借助字、词的读音，准确地理解词义。古音通假的广泛应用，始于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们在《俗义述闻·经文假借》中说：“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顺理；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是以汉世经师作注，有‘读为’之例，有‘当作’之条，皆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尽者，迨会考之文义，参之古音，犹得更而正之，以求一心之安，而补前人之阙。”王氏父子把语音与词义直接联系起来了。通假的本字和借字是同时存在的两个同音（近音）不同形的字。比如：“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史记·项羽本记》的“蚤”与“早”同音不词形意义更不相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矢溺闭其中”。“早”与“蚤”，“畔”与“叛”，“矢”与“屎”都只是音同（或音近），毫无意念上的联系。又如屈原《离骚》中的“肇锡余以名”句的“锡”与“赐”仅仅只有声母相同，都是心母字，于是“锡”作“赐”解。《诗经·邶风·柏舟》有“之死矢靡他”句，其中的“矢”与“誓”前者是审母字，后者是禅母字都是舌面音，属音近关系，所以“矢”作“誓”讲，那么全句的意思就是“到死发誓不变心”。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读

音对于理解文意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此外利用谐声偏旁也可以音求义。借助我们的方言也能辨古音以求义。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遂围成皋，高祖跳”的“跳”字与我们四川方言“逃”念（tiao作逃跑讲）韵同而声调不同，加上旁例佐证，我们就能顺利地理解“跳”在文中的含义。总而言之，古汉语字、词的读音很重要，我们应予十分注意，不可视若等闲。

张朝祿

说说古汉语中的同源词

金泰林

在讨论古汉语中的同源词以前，我们先看《庄子·秋水》中的这样一段话：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已。顺流向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

这一段神话说秋水涨时，河伯自以为了不起，后来见到了北海，才自愧费如，“望洋向若而叹”，“若”是海神的名字，那么“望洋”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望着海洋”呢？这样望文生义，似乎可通，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望洋”可以写

成“盲洋”、“望羊”、“望阳”，可见这个词中的“望”不是“望着”的意思，“洋”也不是“海洋”的意思。它们各自只代表一个音。“望洋”是一个联绵字（双音词），是“仰视”的意思。

如果我们从“望洋（盲洋、望羊、望阳）”扩展开去，还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语言现象。例如，不明事理叫“懵（懔）懂”，愚昧不明叫“童蒙”，月色不明叫“朦胧”，眼睛不明叫“朦胧”，草木覆盖叫“蒙茏”，用牛皮覆盖的战船叫“滕艗”。很明显，这一连串的联绵字（双音词）里都有“不明”的意思。

如果我们再扩展一下，扩展到“魍魎”（网两、网两、网两），和“酩酊”、“莽浪”等联绵字上，我们可以看到“望洋”、“懔懂”、“魍魎”、“酩酊”、“莽浪”它们音同音近，在词义上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仰视”讲成“望洋”，与有“不明”意义的“懔懂”，以及本义是“醉甚”的“酩酊”等，都有“迷迷糊糊的（样子）”这个意义。它们是一个词族（一组词），都是从同一个语源上诞生出来的。

从这一组联绵字（双音词）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同源词就是由同一个语源诞生出来的一组词。同源词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下面分别叙述之。

一、同字形的同源词

汉语在发展中，由于词义的引申，一个词往往发展成为两个以上的词。例如，“朝”本来是早晨的意思，后来早上去见君主也叫“朝”。于是“朝”发展成“早晨”和“朝见”两个意义。作早晨解的“朝”（zhāo）与作朝见解的“朝”

(chāo)读音也不同了。以后由朝见又引申为朝廷，由朝廷再引申为朝代。从语言的角度看，这些应该是同一起来源的不同的词了；但是作为汉字仍然共同使用一个形体。我们称这种情况叫同形的同源词。

再如，“闲”字，包含了jiān(中间)、jiàn(间隔)、xián(空闲，“闲”现在简化成“闲”)三个词。

“被”字，包含了名词(被子)、动词(覆盖、蒙受)和介词(表被动)三个词。这些都是从同一起来源发展而成的同形同源词。

二、用区别字表达的同源词

也是由于词义的引申，一个词发展成另一个新词，词义明显分化，为了把二者区分开来，往往在分化前的原字上另加一偏旁，以示区别，这一类字(词)，叫区别字。区别字之间字形虽然不同，但意义都是相同或者相关的。例如：取与娶、反与返、解与懈、益与溢、昏与婚、斂与殓等等。它们都是用区别字表达的同源词。我们择几组来分析一下。

“取”，《说文》：捕取也，从手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古代战争很野蛮，以割取敌人左耳的多少来显示战功的大小。可见“取”的本义是“获取”，及“取耳”，但是后来娶妻也叫“取”，这不是“取耳”而是“取人”了。《诗经·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证明一个“取”字有两个意义。以后，为了区别它们，就在当娶妻讲的“取”字之下，加了一个“女”字，变成了“娶”。《孟子》“舜无告而娶，为无后也。”可见到了孟夫子生活的时代，“取”与“娶”就区别开了。

“反”本是正反的反，可用在行动上，返回也叫“反”。“解”是分解的意思，可用在精神状态上，精神松弛、分散也叫“解”（读作xiè）。以后为了区别，就把“反”写作“返”，“解”写作“懈”。于是“反与返”、“解与懈”就成了两组用区别字表示的同源词。

三、用孳乳字表达的同源词

所谓孳乳字，就是由一个字孳生出来的一组字（词）。用孳乳字达的同源词，在我们使用的古汉语教材中就有例子。55页中说：“古汉语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有时某些读音相近的词，在意义上也会存在某种联系。例如以“句”（gōu）为声符的字，大都含有弯曲的意思”。教材举了《说文》中“句”部的字，加以说明，现在也列在下面：

句 曲也。（弯曲的意思）
拘 止也。（用手把人拉住的意思）
筍 曲竹捕鱼筍也。（把竹子弄弯做成的捕鱼器）
钩 曲也。（金属弯钩）

教材中又说，除“句”部中的从“句”得声的“拘、筍、钩”外，其它如从“句”得声的“鉤、鉤、鉤、鉤”等，也都与“弯曲有关。详见教材55页。”

下面请大家还看四个例子：

a、沽（买或卖） 酤（买酒或卖酒） 估（市税、估价）

b、古（古今） 故（故旧） 诂（解释古语）

c、杪（树梢） 眇（渺小） 秒（禾芒、后引申为分秒） 妙（微妙）

d、颊（两颊） 袂（夹衣） 荚（豆荚） 铁（铁夹子）

以上四组都是用孳乳字表达的同源词。a组从“古”得声，与“买卖”有关；b组从“古”得声，与“古”义有关；c组从“少”得声，与“少”（小）有关；d组组从“夹”得声，意义上与“两、双”有关系。

四、不同字形的同源词

一个词由“辐射式的引申”而产生一组意义相关的新词，在字形上往往又用孳乳字来表达的同源词，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是不同字形的同源词就不大容易的。但是，不同字形的同源词就不大容易识别了。不过，只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似乎也不难。先看下面这两组词：

枯（草木缺水） 涸（江河缺水） 渴（人缺水欲饮）

比（比并） 妃（后妃） 配（配偶） 匹（匹敌）

经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它们是不同字形的同源词。这里还举两组例子，想用《说文》来说明它们在语源上的关系。

第一组是“𧇧、𧇧、京、疆、𧇧、𧇧”。

𧇧，特牛也（大公牛）。

𧇧，贝大者（大贝壳）。

京，人前绝高丘。（《尔雅释诂》大也。）

疆，海大鱼也（即今之鲸）。

𧇧，广大也。

𧇧，明也。（广大之明）。

从《说文》解释的本义看，它们都与“大”有关，这说明

这一组词是由“大诞生出来的。”

第二组“分、判、半、别、剖、班、叛、片、副”等

《说文》：“分，别也；判，分也；别，分解也；半，物中分也；剖，判也”。在古书中这五个词是同义词、经常通用。如：

《公羊传》定公八年：“璋判白”。注“判，半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不腴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注“中分曰剖”。

《水经注·三峡》“若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夜分”就是“夜半”。

再看“班、叛、片、副”

“班”，《说文》：分瑞立也。《尚书·尧典》“班瑞立于群后”。

“叛”，半反叫叛，本义是反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疏：“叛者，判也（分离）”。

“片”，《说文》：“片，判木也”。本义是劈成两半的本头。“片”字也写作“半”。《汉书·李陵传》“令军士人持糒（干粮），一半冰”。

“副”的本义是“剖”。《诗经·生民》不坼不副”。

“副”就是“剖”。

以上两组同源词的一大特点是字形完全不同，这一看就明白。这种字形的不同并不妨碍它们意义上的相关联。是什么使它们之间形成内在的联系呢？那就是语音。如果我们仔细审音，你会发现以上每一组词的读音（在古代）不是相同就是相通。这个问题，因为大家还没有学习古汉语语音，所以不能辨述。语音相同，用不着解释。“相通”的问题则比较复杂，牵

涉到音韵学的知识，必须多少了解上古语音系统。因此，这里只能很简单地谈一下。譬如，“𦍋、𦍋、京、𦍋”都是“见”母(g)字，同属“阳”部(ang)。而“分、判、别半、剖”，都是唇音(b·p)，“判”属“元”部(an)，“别”属“月”部(at)，主要元音都是“a”，古时候这两个韵是相通的。研究同源词，语音很重要。可以说这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读音和意义两方面去探索和寻求一组一组的词在语源上的联系，从而摆脱字形的束缚。

从以上对同源词的分类介绍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源词是这样的一组词：它们的读音相或相通；词义相同或相关；在词义发展上又出自同一语源。这三句话是同源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最后谈一下了解同源词对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词汇有什么用处。

以往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通常以“字”为单位。对于一个“字”的意义，往往只从引申、假借等方面去进行研究。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使用的古汉语教材也是这样的。但是，这种研究，对于不同的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则考虑得少，换句话说，他们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还受汉字的束缚。而同源词的研究，正是要打破这种束缚。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些不同字形的词，从语音和词义两个方面，去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寻出它们的语源，从而提纲挈领地把它们系联起来。如开头部分所举的“望洋”、“懵懂”、“网两”、“酩酊”这些联绵字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它们是同源词，就不会望文生义而误拆双音词。通过同源词的研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将再不是一个互不相干的“字”，将是一组一组意义相关的词了。这样就

会使我们看到古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从而帮助我们比较有系统地去掌握古汉语词汇。

当然掌握同源词要有音韵、词汇等方面的知识，做起来也不容易。对于初学古汉语的人，不是要他们先去分析、确定同源词，而是要接受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解这些结果，以便帮助自己掌握古汉语词汇。这篇介绍同源词的小文章，目的也在这里。因为我们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中没有专章讲述这个问题，不免又多说了几句，很抱歉。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训诂小议

李定泉

因教学需要，我曾多次阅读过一些古文注本。每读一次，虽深感受益弗浅，然对一些注本中训诂的某些方法，以及某些具体释意，也觉有欠妥之处，愿将一管之见，聊叙于后，与原注者商榷，并恳祈同仁赐教。余以为训诂应注意下述几点。

一、训诂力求抓住重点，突出难点，找关键，反对避重就轻，取易舍难。我们阅读古文、常被一些艰深之词语、不常接触的典故等“拦路虎”所阻，影响我们了解古人的话意，其年代距今越久之经典，因语言的演变更大，而其理解难度也愈大，历史典故，也因时间越久，而不易为一般人所知。因此训

话者的任务，就是要将古文中难懂的词语、难解的典故，即把那些“拦路虎”用浅近为一般人所知之语，叙述出来，使读者能领会其意，从而做到“古为今用”。一些注本却未能如是。如有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神话五则《精卫填海》。文中“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注解注了“乌”字，“乌：乌鸦。”乌为乌鸦，这本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不需专注。前面的“焉”字较难理解，才需注释。因为，这里的“焉”字不象一般那样作语助词用，而是作指示词，当“于此”讲。柳宗元《小石潭记》里，“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句中注，只注了“冽”，冽：水清。这字一般可不注，但“伐竹”的“伐”，此字难讲，注释却忽略了，这里的“伐”，余意不能作砍字讲，如说在游览之时，还用较长时间砍开竹子，弄条路出来，第一，这与实际不合，游人游了就走了，哪管竹如何阻路，更不顾花长的时间，大的功夫去砍；第二，柳宗元到小石潭去游山玩水，难道说他还把砍竹子的砍刀也带了去？《说文》有“伐，击也”。《礼记·郊特性》：“二日伐鼓何居”郑曰：“伐，犹击也”。根据此意，这里的“伐”应该当“拨开”（用棍棒）讲。另十年制统编教材初中语文第四册《石壕吏》一诗中，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句。该课注释是“一何：多么”，这样注未把“一”这个难解的不常用到的用法注出来，会给学生造成“一何”就是“多么”的印象，而不能正确理解，“一”、“何”的关系。这里的“一”是发语词，无实在意义，“何”才是“多么”、“何等”之意。

二，训诂必须忠于原著，反对主观臆测、对任何一部作品，必须从作品的语言着手，去理解作品的意义，了解作家的

思想，即先通过语言，再体会思想，从而注出古人的原意，而不是注者自己的意思。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凭注者想当然任意解释，或用先假设后求证的方法，先确定作品的思想，再用这一观点去理解语言，那就非常错误了。这样注出来的东西，也必然失去原著的真正价值，歪曲了古人的思想。有的《古代文学作品选》也有未忠于原著，而主观臆测之弊。如王昌龄《出塞》一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句，注释是这样注的：

“今时的明月，是秦时的明月；今时的长城仍是汉时的关口，突出月照关塞的凄清荒凉境况”。这样释解，我以为有失偏颇！“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是正文见义的手法，本来秦汉两个词要合在一起来的，可见为了音节和字数的限制，要省去一个，解释时又把两个词合并起来讲。意即：月是古时的月，关是古时之关。用秦汉指古，即秦汉时明月，秦汉时关。秦汉必须合起来讲怎能分开？《诗经·伐檀》一诗中，“胡取禾三百廛兮？”“胡取禾三百亿兮？”“胡取禾三百困兮？”三句的“廛”，“亿”，“困”注释都作“束”字解。据王力先生考查，所谓“廛”通“缠”，“困”通“稊”无什么证据，“亿”字在《诗经》里一共有六个地方用了，但五个地方都不当“束”讲，且毛传、郑笺、孔疏都对“廛”、“亿”，“困”作了正确的解释，毛传说：“一夫之居‘曰廛’；郑笺说：“十万曰亿，禾秉之数”。；孔疏说：“方者为仓，故园者为困。”另《周颂·丰年》有“亦有高廩，万亿及秭”，《小雅·楚茨》有“我仓既盈，我庾维亿”。由此观之，“廛”“亿”，“困”都不能当“束”字解，当“束”字讲是一种主观想象。又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里，“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句，句中“沾巾”注为“泪沾袖巾，指哭